

【世相】

一条马路的日常

□李晓

人到中年,突然发现,在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小城,于一条马路上的起居、往返、相守、困顿,便完成了我大部分的日常生活,成为我度过时间河流的方式。

这条马路的前身是农舍与稻田。三十多年前的春天,小城开建,蛙鸣悠扬中,挖掘机轰隆隆前行。之后的很多年,躺在这座小城户籍上的人口,保持在10万上下。这是一个安卧在我内心的小城。冬天,小城被一层薄霜覆盖;夏天,小城的树影婆娑里,自有一片清凉。

1998年,我在这条马路上买了新房,从老街搬到了新房。那时的装修,有一点接近土豪的审美,房间吊顶、四周装饰,金光闪闪,过些年再看,显得有点俗。从本质上来看,我还是保持着一个农人刚进城时的俗气、怯懦与慌张。

我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二十多年。房子里有烟熏火燎的日常生活,有与家人的亲密缱绻,也有庸常日子里的沉渣泛起,但在这套房子里,从来没有让我体会到成功与快乐,反倒是常常陷入灰暗的心情不可自拔。在窗台边看见夕阳西沉,想起日子一去不返,光阴流逝之中的碌碌无为,看见大雾漫起在马路上,我会感到人生的虚无、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。当然,这些糟糕的心情大都是我庸人自扰。

在这条马路上,基本上构成了我反反复复的日常生活。马路上形成了树木穹盖,那些高大茂密的小叶榕树,也庇护着我心灵的一方田园。小叶榕树上披挂着长长的胡须,那是树木的气生根,我查阅资料得知,这种气生根好比树木的肺叶,是具有呼吸功能的。我有时经过,看见树上垂挂的根须,就会情不自禁走到树前靠一靠。有一次我把这些长长的根须披挂在头上,遇见住在同一条马路上的牟大哥,他叫出了声:“哎呀,你在和我躲猫猫啊?”其实我想告诉牟大哥,我和他做了多年朋友,在跌跌撞撞的日子里我们也都长出了胡子,如果友谊也像这树一样,不慌不忙地生长,乃至不长一寸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生机,该有多好。

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,马路上树木的叶子,在阳光下泛出宝石一样深蓝的光泽,一眼望去,特别能治愈焦躁的人心。这条马路上的树木中,布满了叽叽喳喳的鸟雀,很多个早晨,我都是被这鸟声唤醒的。上班时,一路听着鸟雀呢喃,沿着这条马路徒步到位于末端的单位,那个供养着我的家庭衣食住行开支的单位,那个让我发挥一技之长的单位,那个时常掩饰着我的真实心境、与同事们保持着淡淡关系的单位,如今我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只剩下几年了,我突然对它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。

一年之中我的大部分路线,就是沿着这条马路行走半个小时,沿途经过烟火升腾的小吃店,出售灯泡、拖把、螺丝帽的日杂商店,人流熙熙攘攘的超市,上演悲欢离合、生死故事的医院……这些人间的生活,都完整地贯穿在一条马路上。有谁,在为谁的命运打量、负责、操心、扛负,或者只是拈花一笑、挥手而过?

在这条马路上的家里,我春蚕吐丝一样地写作。几天不写,心里就如同生出一个窟窿来。但我常常轻贱着自己的文字,在对自己的怀疑与折磨里不断写下一些文字,不知道这些文字是不是我面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心电图。还好,我没有放弃,虽然我是一个软弱之人。

那年,我卖掉了这条马路上的房子,但很快我就后悔了。我发觉出卖这房子时,我也出卖了自己仅有的一点隐私。生活啊,还是让我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可怜的秘密吧。后来的一天黄昏,我悄悄上楼,去看那曾经属于我的房子,我站在门外,听到购买了这房子的男主人正在大声说:“汤里少放点盐啊!”

卖掉这房子以后,我又在马路另一头买了新房,一直住了两年多,我才适应了新房里的气息。但不变的是,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,仍是穿过这条马路,汇入滚滚人流里,悄然上演着我这个生活小配角的日常故事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浮生】

蒙了霜花的柿子

□牟民

到底是霜打草枯,昨天满目黄绿相间的树叶,秋风吹来,偶尔落下几片,地上稀稀拉拉的。经阵阵风吹,树叶起身,被卷到路边沟底,或者嘎嘎啦啦响动,空中再次跳跃,寻一处安逸地。凌晨醒来,万籁俱寂时,却听得房前屋后噗噗落地声,昨夜下的一场枯霜,万木披一身霜白,早就预备好告别的叶子,把留存的一丝蒂巴轻轻一剥,飘飘然而下。叶子与泥土吻合的刹那,发出最美的一响,众响相连,肢体接触,互感体温,往日隔空相望,而今紧密拥抱,覆盖这充满冷意的泥土。

早起晨练,走出院子,门前两棵家槐的叶子落在头顶。仰望树头,枝杈冷峭向上,把蓝蓝的天空网格在目光里。厚重了春夏秋树木,瞬间瘦得没了模样。虽有些干练,也有些可惜,往日繁华不再,眨眼已是老秋。

很少的不见落叶的地方,霜以它的洁白和耀眼的光,引人注目。虽没有落叶的亲近,它们并不寂寞,亮起眼睛,观赏自己的杰作。“霜景催危叶,今朝半树空。”霜花在兴奋,在喃喃自语:看那些落地的叶子,没我们,你们会遭受冬天的折磨呢!可它们却认识不到,它们跟风只是助了叶子一臂之力。究其实,叶落归根,那是自然,那是大限,跟风霜并无多大关系。

我拿了扫帚,轻轻扫落叶,怕惊了它们的梦,怕伤及它们的身。扫起一堆,用木锨送它们到房西菜园地,那儿有一行冬青,叶子归到冬青身旁,相互取暖吧。

很快扫净门前,天已大亮。走在村中心街道,道北一幢老房前的一棵柿树上,忽一声,飞起两只喜鹊。柿树叶子早已落光,却挂了三个红透的柿子,两个柿子已经残缺,柿瓢参差不齐,面向天空,另一个柿子上有薄薄的一层霜花,坠下身子,似有不快。它大概不忍目睹兄弟的惨状,欲落地逃生?

老屋居住的是本家97岁的三奶奶。印象中三奶奶弱不禁风,年轻时疾病不断,生养了8个儿女,生活不见优裕,可以说穷困潦倒,偏又摊上个不知过日子的男人,嗜好赌博,又嗜酒如命,空腹喝酒,把胃烧了个窟窿,没及时医治,撒手西去。三奶奶吃苦耐劳,弱身子撑起一片天空,拉扯儿女长大成人,儿娶女嫁,如今家家过得殷实富足。儿女要轮流养她,可她哪儿也不去,守着老屋过自己的日子。村人

都没想到,她能活这么久,除了双腿关节疼痛,身子蛮好。

从三奶奶90岁起,大儿子不让她出门,只在院子里活动,怕她出门摔跤。门前的柿树栽了大约十几年了,年年满树柿子,她总要留到霜枯,才让人摘。柿子经几场霜打,涩味尽去,自然鲜甜。三奶奶比我母亲大三岁,没事了,母亲会登门跟她聊天,更多时候,她们一起纳算子、纳鞋垫。柿子下树时,三奶奶随便寻一年轻人,踩板梯,把柿子摘了,送给街坊邻居,留一些给儿孙。她总会留几个柿子在树上。三奶奶说,留个就是灯笼,会老远跟人打招呼。有鸟雀饿了,也能来吃几口。留下的柿子,儿孙不吃,她便把柿子搁在墙头上,给喜鹊吃。

忽然想起前段时间,我走在老屋后面的街道上,听到三奶奶趴在窗口喊我。

老人头发已全白,伸出抖抖索索的枯瘦的手,给我一把香菜,说:“孩子,你妈这个月咋没见着了?”

我说:“三奶奶,我家菜园里有香菜,你留着吃吧。我母亲胆管结石犯了,住院刚回,身子虚弱,暂且打怵走路。”

“我哪里吃得动?院子里种了两畦,啥,都老了。孩子,你有火柴吗?”

我布兜里刚好装了打火机,给了三奶奶。我有些疑惑,问:“三奶奶,你自己还能做饭?”

“慢慢做吧,活动活动,筋骨松松。老驴闲三年,谷糠驮不上。你大叔给我把门锁了,老怕我走道磕了,他大概忘了给我开门。”

事后问母亲,母亲说:“你大叔的儿子出了车祸,去儿子那儿了。”

看着树下一片片叶子,落地后大都是面朝土地,亲吻黄土,极少背靠地面。背靠地面仰望的,那只是不情愿的动作,大概是被什么阻隔了,或者是“翻飞未肯下,犹言惜故林”。几只家雀飞来,欲落树上,见我在,慌忙离去。

几天前,母亲拄着拐,去跟三奶奶说话,临走三奶奶给母亲九个霜打的柿子,说九是吉利数,吃了这甘甜的柿子,侄媳妇能活过百岁。母亲喜欢吃柿子,可胆管结石患者忌讳吃它。九个柿子搁在桌子上,至今没动。

昨天,我再次回家,母亲说:“你三奶奶走了。”

一阵风吹过,有落叶响起。我抬头看柿树,那个完好的蒙了霜花的柿子,红着脸儿瞪眼看我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栖霞一中退休教师)

【实录】

与姥姥共享歌单

□满鑫

姥姥快七十岁了,可人老心不老,衣服颜色鲜艳,还常换最新款式的,原本有些灰白的头发,总是染得乌黑油亮。听妈妈说,姥姥年轻时曾在镇上的广播站当过广播员,那时的她爱唱爱跳,还负责挑选歌曲放音乐。现在姥姥跳不动舞了,可依然和年轻时一样爱唱歌。

如今网络发达了,姥姥把爱听歌、唱歌的兴趣爱好也转移到网上了。去看望姥姥时,总会看到她举着手机,跟着网上的歌唱程序,录制自己唱的歌,然后传到网上。虽然操作不是很熟练,但看到自己唱的歌有人点赞,她会开心地笑,还得意地指给我们看,说:“我也有粉丝了。”

周末,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姥姥家玩。一进门,我照例给姥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姥姥把我拉到一边,摆出一副小学生虚心学习的姿态,问我:“丫头,听说现在有专门听歌的节目,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歌曲攒到一起,来回播放,你给我弄一个呗。”

姥姥习惯把手机里的应用叫做“节目”,我满口答应:“这个我知道,但是现在听歌应用都要收费加入会员,你为这个专门开会员交钱,有些不值当的。”姥姥一听要交钱,撇了撇嘴,平时买菜讨价还价的劲头上来了,连连摇头说:“交钱就不弄了,你们给充值也不弄,要是免费的还行。”

老人家就这么个爱好,我不忍打击她的积极性,琢磨了一下,突然想到了什么,说:“我记得听歌应用有个共享会员,反正我已经有会员了,咱们共享一下,你就可以免费听歌了。”姥姥一听能薅免费的羊毛,转而高兴起来,连连催促我说:“那感情好,赶紧给我弄一个。”

从此,我跟姥姥共用一个听歌程序。我还贴心地帮姥姥建立了个人歌单,于是,蒋大为、阎维文、降央卓玛这些老艺术家的歌曲,纷纷进驻了姥姥的歌单。

可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,如今的网络歌曲都是算法推荐,自从帮姥姥建立了个人歌单,原本我喜欢听英文摇滚风格歌曲,如今逐渐变了套路。每次打开程序,听了几首英文歌,中间突然会插入一首悠扬的男高音民歌,或者欢快的广场舞歌曲,让我的耳朵猝不及防。我赶紧点“不感兴趣”,或者直接划过这首歌,试图把算法调校过来。可过一段时间,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”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”,依然不紧不慢地从歌单中弹了出来。几次之后,我便放弃了,既然共享了账号,就共享一下姥姥的兴趣偏好吧。

去年过年前的几个月,忙着复习考试,我很长时间没去姥姥家了。那天打开听歌程序,听了很长时间,突然感觉有些不一样,仔细看歌单发现,这次程序没有给我推荐姥姥喜欢的那些老歌。我想了半天也没明白,是姥姥也开始听英文歌了,还是推荐算法失灵了?

我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,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,问了问姥姥的近况。这才知道,几个月前姥姥膝盖积水,做了个手术,至今没有好利索。原来,被病痛折腾的姥姥,一直没有心情听歌、选歌,所以我的网络歌单又回归了自己的风格。

得知这些,我内心有些愧疚,这么长时间没有关心姥姥,她心里的痛苦,竟然是算法通知了我。于是我赶紧给姥姥打电话,除了安慰她,还专门告诉她:“姥姥,多听你喜欢的音乐,对身体恢复有好处。”

再后来,听歌程序里又出现了那些熟悉的老歌,我知道,那是姥姥从病痛中恢复了过来。我默默听着算法给我推荐的年代歌曲,在舒缓的民歌吟唱中,我发现,听这些歌曲,竟然比那些英文摇滚歌更带劲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医院医保科职员)